

爲了人類

高麗名

論勞動個人主義與第三種戰士

——給覺醒的東方

我衷心地祝賀着蘇維埃喬治亞勞動者和農民的產業上和文化上英勇的良好結果的勞動之十週年紀念！我原該作爲一個旁觀者來出席這個光榮的慶祝會，來喚起我曾經在四十年前見過的喬治亞的印象；來喚起我曾經開始我的文學事業的提夫里斯城的印象。

我不能忘掉，我就是在這個城市里，舉起過我這四十年來所走過的道路的不很自信的第一步。或許是由於這個國家的堂皇壯大和國民的浪漫主義和溫良，或許正是由於這兩種外力，驅使了我，使我成爲一個從流浪人出身的作家。

在喬治亞的勞動人民的慶祝會上，在這些人民正在當着它的敵人的面前宣佈它的創造精力和成就，它的積極繼續偉大的文化革命的工作的時候，我怕我的抒情主義是很不宜於提出的吧。

然而，同志們，我却要冒昧一下，插入這抒情主義的一斷片。我要訴說幾句關於我對你們和你們的國家的無限的愛，我知道，在我們的時代，我們是沒有容許抒情主義的爆發的餘裕。

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工作的神話樣的成就的日子，歐洲生活的無比的動亂和那不可逃避地急劇地必然要達到它的邏輯的結局——勞動大眾克服資本主義的勝利——的階級鬥爭的銳化的日子——這些日子，乃是從強盜們和寄生蟲們的軛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普洛列塔里亞參加這個偉大慶祝會的前夜。

布爾喬亞的閒遊日之前，往往取所謂『瀉下法』；但在全世界普洛列塔里亞的慶祝日之前，卻將取『最後的決戰』的方法。

喬治亞位於接近產油的大富源的地方，如果歐洲的勞動者不能及時地擒住白里安們的咽喉，白里安們自然會派遣他們成千成萬的勞動者和農民去反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勞動者和農民。

我們的敵人並不是睡着的。他們卻是驚覺着的，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們的無厭的貪慾，而且是由於恐慌。他們常留意於五年計劃的成就。他們也看到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工作』的驚人的

結果。曾經是社會主義者的白里安，在『布爾希維主義將完全佔領全世界』的這種事實面前，也無法遮掩他的『恐懼心』。尤其在並非一切劫奪者都敢於參加干涉的事實面前，這位老叛徒的『恐懼心』也就加深起來了。他們固然也很明白地看到蘇聯對於布爾喬亞的威脅，可是他們與其說愛好戰爭，寧願說是愛好生意經的。

他們知道，就是不必利用機關槍和大砲，人民也是能够掠奪過來的。日常的掠奪法，和平時的合法化，其結果，一則是危險性較少，二則是喧嚷的聲音也較少。當然，那些靠戰爭事業的利潤，靠製造屠殺勞動者們和農民們的武器而發大財的資本家，卻是時常積極備戰的。

請你們注意你們已經知道了的真理吧。全世界普洛列塔里亞必須記住：這是祇有唯一的『真實的，公正的神聖的戰爭』。這就是反資本家的戰爭。勞動者也還必須記住：他們只有一個祖國，正在建設着社會主義的這個國家——蘇聯。

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普洛列塔里亞必須記住：下一次的大戰當中，如果他們不掉轉他們的手臂去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必然要像前次大戰時一樣，殘殺他們自己，而且規模更廣泛，所用的方法，也將比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屠殺的破壞性更巨大。

只有兩種勢力存在於世界：一種就是被自身的矛盾，被貪慾和嫉忌所損毀的資本者階級；就是只顧他們自己的事情的，流於荒謬和虛無的，墮落，無力，必然消滅下去的這一階級的份子。

覺醒了的，起來取而代之的，就是普洛列塔里亞，這是那一位把地球支持在他的肩上的神話中的亞特拉斯（Atlas）。這是創造一切事物的勢力，如在蘇聯的勞働階級所表現了的一樣；它能够創造從前所創造不出的事物，以及向來所認為不可能創造的事物：一種平等的國家，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像在全世界上有它的敵人一樣，蘇聯的勞働者在國內也有敵人。這些敵人，就是想做大寄生蟲的那些渺小的寄生蟲。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這一類的寄生蟲曾參加過一些活動，他們從勞働者和農民的後方，幫助拖住了地主和廠商。他們的所以參加這項有用的活動，並不是因為他們要解放勞働者和農民，而是希望自己能去填滿這些空位吧了。『納普』（Nep）（註一）鼓勵着而且保證着這些希望。

註一 NEP，取 New Economic Policy 三字的首字組合而成的一個專門名詞，意思就是『新經濟政策。』

然而『納普』僅僅是在有力的社會主義躍進以前的一個休息吧了，而那些希望騎在勞働人類背脊上的人們終於是絕望而且受創了。

他們不喜歡社會主義。他們發着怨言：活不下去了。他們時常給我寄來了含淚的信件和文稿，『給無神論者』——當然是對上帝的擁護——更寄來了其他的文章，他們的悲愴或含怒的聲調在一種溫和的感傷的態度上混和着他們的癡愚的神氣。

舉例來說吧，昨天我就收到過從這些紳士們中的一個人那裏寄來的一封信。這不是一封十分通順的信，卻是怪有趣的，因為這一個半通半不通的寄生蟲正說着他想說的話。他問我：『勞働的個人主義的存在，完全地改變了事物的政治秩序，而現在就把勞働的個人主義唱起白鳥之歌來，那豈不是太早了嗎？』

這真是一曲古歌。所謂『勞働的個人主義』指的就是小私有財產制度——是從這腐爛的泥土中，曾開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毒花，給全世界的農民和勞働者飽嘗了不幸和憂患。那麼，把這個制度的形式『唱起白鳥之歌來』，為什麼還說是『太早』呢？這個制度豈不是爲了無恥的擁護資本主義反對普洛階級而貪婪地吸盡了土壤和寶藏的吗？

你知道這是爲的什麼嗎？大概是因爲『在戰線上的一個第三種戰士看來，康姆主義勞働和資本主義的一個世界的衝突，不過是一個神話吧了。——這就是說整塊布頭所製造出來的一個傳說。』

『第三種戰士』就是『勞働的個人主義者。』這其實就是素樸的蘇聯報紙上所稱做『柯拉克』(Kulak) (註1) 的一批傢伙。至於我們的黨，那是決不停留在這裏的。

這『第三種戰士』幻想着他具有着『在戰線上』站腳的力量，具有着站在紅軍和白里安們的愚化的軍隊之間的力量，並對我們的戰士和法蘭西資本家們收買下來的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兵士們說：『弟兄們，不要再作戰了！你們要損害我的卑微的田園，我的可敬的牛羊，以及我在內戰時期爲了我的草舍和我的牛羊的鬭爭中賺得了的可愛的私產了。不要再作戰了，弟兄們！』

聽到了這些感傷的話，勇敢的白里安——過去是社會主義者而現在是私人財產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將吩咐他的御用軍隊，用了純粹的法蘭西語說：『回老家去吧，弟兄們！』

然而克里姆·伏羅希洛夫……這一位工人出身的勞働者和農民的紅軍領袖，怎樣在這樣的一種特殊時機活動過來，這些事，我可以不必說給你們聽。

你們儘可以看出，這個『勞働個人主義者』的信是不很高明的。但這倒不關重要。後面還有更壞的事情要來。寫這封信的人接着如次地說：

你說，康姆主義者是仇恨資本家的。可是勞働個人主義者，雖則名義上是保存自我，和他結爲同盟，其實，也正是仇恨資本家的。

何等好玩，何等意外，同志們！這里所說的『名義上是保存自我，和他結爲同盟』等詞，顯然是故意避用『第三種戰士』等字眼。這恰恰是邏輯戳穿了磚頭。在這幾個字里面，這『勞働個人主義者』十足地表現出了他的真正的色彩。他原是資本家的盟友，你們的敵人。

你們或許要問：對於這些愚蠢的信件是否值得注意呢？是的，真是值得注意的，同志們！問題並不是因爲他們寫了信來給我，而是因爲這些寄生蟲是生活在計劃在，而且活動在你們的中間。這些寄生蟲的愚蠢，就是他們的『神聖的真實』。你們必須要跟他們無情地鬭爭。他們是靠你的骨肉而生，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吸你的血。

白里安喊道：『中歐的和東方的各國，易被布爾塞維克的爪子攫去，所以我們必須救救他們。』譯成明白的言語，這些話就變成：『我們要看到底是否有使得蘇聯轉化爲無聊的歐洲首都』

的一個殖民地的任何可能性，到底是否有使得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阿布哈齊亞人（Abkhazia-
亞），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蘇聯國內其他民族的人民，都像阿非利加的尼格魯人似地淪於奴隸
狀態的任何可能性。」

這些寄生蟲們在消息報和真理報上面讀到白里安的建議的時候，他的語調閃亮了他們的希
望，雖則這位老頭兒冒險家的好鬪的語言並不是從他自己的嘴唇中發出，而是從那比較常人的頭
頸低矮得多的一部分人那里發出的。小寄生蟲聽到了這些聲音，就幻想着白里安能夠使他們變成
大傢伙了。

他們在最近的十年來學習了一些事物，並且能夠很清楚地分別出奶油是在麵包的那一邊。
(註三)他們是有機地愛喝布爾喬亞沼澤中的污濁的死水，作為唯一的解渴劑。他們爬行在你們中間，
期待着能爬上你們的背脊的時運到來。他們發着蛇一樣的嚇嚇的聲音，靜默地，嚴密地毒化着你所
呼吸着的空氣。他們只看到那依然包圍在你的周圍的一切困難，可是他們怕看見那將要使你們的
生活舒服而且美麗的一切巨大成就。

註三 奶油是在麵包的那一邊，意即私利之所在。

大家都知道，當一隻熊走到蜂房那里取蜜的時候，蜜蜂就會對熊螫一下，於是熊就逃跑。可是在西伯利亞台伊迦（Siberian Taiga）的這隻熊，卻不很容易脫身於羣蠅的。

在你們慶祝的日子，同志們，同時在你們勞働的日子，不要忘掉了蠅——『勞働個人主義』，『第三種戰士』，因他的渺小而使你們的鬭爭愈感困難的敵人。

反抗你們敵人的最好的武器，就是教育，知識，和你們這一階級的歷史任務的意識的發展，以及你們聯合全世界普洛列塔利亞的意識，還有，那歷史號召你們創造『它的新世界』的無敵的力量

（註四）

註四 最末，本來還有二句口號，因環境關係，特地略掉了。

論個人與大眾

——相互的賞識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對於我六十四歲的祝賀，不由得給了我很大的感動。我要答以由衷的感謝！老是这样感謝你們對我的友誼和注意，我真感到次數太多了，可是這是你們的不好，並不是我的不好。

好，這些且不去管它吧。可是我們得同意：個人和大眾之間的這種相互的賞識，是絕對不能避免的，只要這個人是具有某程度的成功和忠實而反映着歷史所賦與的革命工作的執行者的大眾的積極情緒。

同意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大眾和個人之間的這些相互的賞識之中，獲得十分單純的而在我們卻含有教訓意味的結論了。第一個結論，就是大眾的不可爭辯的教育力量：這種精力影響着

個人，而個人呢，反過來把這種精力獻給了大眾。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談到過不只一次了。

其次，個人越是能夠把人們的情緒的精力吸收而成觀念和形象，那麼個人的社會革命的價值也就越是顯著。

布爾喬亞社會驅使着個人去替它的目的服務——這個階級的目的，其基礎就是憑着這個階級的政權和力量去榨取多數人的體力。布爾喬亞社會里面的個人的自由發展，受着種族，民族，階級和宗教等觀念的限制，同時也受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里面的偏狹信仰的限制——僅僅存在於浮面之上的一種特殊性。

我們的國家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的，受限制的觀念是被消滅了，個人都得自由地享受着發展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的權利。

有人要對我說吧：那是不確的，因為蘇維埃政府是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所虛誇而實際並不存在的一切『自由』——的呵。

我們的國家已經規定好了最廣大的最完備的個人自由，並使他消除幾世紀以來阻礙着限制着他的進化的那些觀念。我們的國家也反對個人，但那只是當他成為阻滯個人自身的知識力量的

自由發展的觀念的代表者和散播者的時候才如此。這些恰恰是資本主義政權相依爲命的觀念階級，種族，民族和宗教。

蘇聯的勞働階級，在『前衛』的領導之下，知道了這些觀念是有害的。它認爲這些觀念是使人惡化的東西，是勤勞大眾的敵視者，因此，它要排斥這些觀念，並且禁止這些觀念的傳播。

那些十足仇視工農的觀念，或那些企圖向勞働人類證明他們的奴隸狀態尙是合理而不可避免的觀念，倘若還能容許其在工農的國家里面存在，那簡直是荒謬的可笑的唐吉訶德主義（Don Quixotism）。

你們都知道，同志們，我所說的，也正是你們所已經知道了的事情。這在我是常常如此的，即使不是永遠如此。這是因爲我是通過着你們，而在跟『第三種戰士』說話，關於這『第三種戰士』，我曾在最近寫過一次。我又接得了好幾封信，在這些信里，『第三種戰士』還在擁護他自己站在資本家和勞働者之間的立場的合理性。跟這種人爭辯，浪費時間，是不值得的，因爲他的愚蠢是無法克服的。這種愚蠢實在是他的一部分，到死也是不會脫掉的。

但還有許多的他的信徒，也喜歡這『第三種』和『中間』的立場。當然，這個立場並不是『中間』的，而是旁邊的；這是強盜的等待立場，躲在自己的無恥的廢話的林子里，等待着戰鬥的結局，而出來打劫。這種人在各式各種的外省的角落里，這種角落越是遼遠，越是荒僻，那就對於越加方便的可以在自己的周圍散播一些反猶太主義，浸禮會主義，市僧式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自由思想』的毒汁。我想像得到，那種靜悄悄的城市和『第三種戰士』的靜悄悄的私語；這些對青年的私語，使得被私語家所包圍的青年的耳朵都震聾了，而那些小思想的毒計，正要毒害青年對於生活的積極而健全的感覺。思想也和人一樣，是在死亡，解體；而腐爛着的思想的屍毒，也和其他的屍毒一樣，是會傳染到荒僻的地方，狗熊角落里的青年，雖然渴望着知識，卻還沒有充分的必需的力量，却有效地抵抗私語家所放出來的毒氣。在新歷史的創造者的社會主義精力所執行的巨大工作的明亮的背景上，那些灰黯的，煙霧似的市僧主義的污點，特別看得清楚。自然，這些污點，是在消散，消滅，然而始終不要使它們的最後的滅亡，會在青年身上再來延遲這麼一天。

論第二次世界大戰

最近，法國一個“Le Figaro”雜誌，提出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好些問題，徵求世界各國文學家的答覆；蘇聯的大文學家高爾基的答覆是很可以注意的，我們把問題和答覆的全文譯在下面：

第一、『現在有沒有再來一次戰爭的危險呢？』

——歐洲各國政府正在化費無限的數目，化費國家收入之中的鉅大經費，拚命的武裝。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手槍，亦不是買來裝飾客廳的，而是爲着謀殺或者自殺的。我們總不能夠相信，那些全副武裝的巡洋艦，潛水艇，坦克車等類東西，是爲着和平政策而建造的罷！

第二、『戰爭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要承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資本家的存在——資本家的爭逐利潤，簡直是一種病症，這種病的症候和“Gatrycasia”病相彷彿的。這一個小小階級，或者更正確說，這一班瘋漢，霸占着地球上的財富，完全不負責任的掌握着人民的生命，就是勞働羣衆的生命——他們的存在是多麼奇怪，這也用不着來指出了。

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凡是性情良善，思想正直的人都已經指出來過的。例如經濟學大家西斯蒙蒂（Sismondi），他其實離開社會主義還很遠呢。他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就已經完全懂得：

『極大部分的社會上的消耗，是用在反對窮人而保護富人上的。』

我們知道，這些正真的人所指示出來的真理，被馬克思放到毫無疑問的科學基礎之上；列寧又根據馬克思，昂格斯的歷史哲學，繼續發展而得到邏輯上的結論，並且對於俄國的工人階級，給以指示和實際的方法，使他們脫離了那些無理性的無人道的人們的任性妄爲的壓迫制度。

我們現在確有合法的權利來申明：戰爭是富人實行的，不但爲着要加強他們對於窮人的權力，而且還爲着他們自己之間的互相反對，他們把窮人做犧牲，他們會利用一班『精明人』——就是

那些替資本家的絕滅人道的目的服務的智識階級。這種服務，是現在世界最可惡的把戲之中的一種！

說：例如有一個英國人邱吉爾（Churchill），一九三〇年八月間，他在英國工業家的一個會議上

『英國民族決不放棄他對於印度生活和發展的監督。圓桌會議沒有權力來準備印度憲法。英國的國會是不受圓桌會議協定的任何束縛的。』

印度政治家及其信徒已經有二萬四千人，在監牢裏面。對於擾亂，正在用斷然堅決的手段鎮壓下去。我們必須申明：英國民族決不放棄他在印度的使命。我們決不能喪失這顆大英帝國皇冕上最晶瑩的寶鑽（印度）喪失印度，就是大英帝國的末日。』

這篇演說，真是無恥之極，——似乎應當激發 Canterbury 大主教的基督教的良心了罷？然而事實上卻沒有這麼一回事！這位大主教亦是英國人，亦是一個無恥的混蛋。他的例行公事的『人道主義』，只有到了他的雇主需要的時候，譬如要反對蘇聯的時候，才肯拿出來耀武揚威。

這一班決定人民運命的瘋漢之中，最安靜的是西班牙王。他是靜悄悄的在那裏殺他的人民。波